

罗尔纲全集

第二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SAP)

罗尔纲全集

第二卷

太平天国史类 (2)

太平天国史事考

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罗尔纲全集》卷次

第一卷	太平天国史类（1）	太平天国史纲 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 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 洪秀全 附石达开 李秀成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 太平天国的理想国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第二卷	太平天国史类（2）	太平天国史事考 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第三卷	太平天国史类（3）	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增订本） 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第四卷	太平天国史类（4）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 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
第五卷	太平天国史类（5）	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第六卷	太平天国史类（6）	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第七卷	太平天国史类（7）	太平天国史丛考丁集（新编）
第八卷	太平天国史类（8）	太平天国史（上册）
第九卷	太平天国史类（9）	太平天国史（中册）
第十卷	太平天国史类（10）	太平天国史（下册）
第十一卷	太平天国史类（11）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李秀成传 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第十二卷	太平天国史类（12）	太平天国文选 太平天国诗文选
第十三卷	太平天国史类（13）	太平天国历史文选 天地会文献录 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

《罗尔纲全集》卷次

第十四卷	兵志类（1）	湘军兵志 绿营兵志
第十五卷	兵志类（2）	晚清兵志 其他有关清代兵志的散篇论文
第十六卷	金石类	《金石萃编》校补 太平天国金石录 其他有关金石的文字
	文史杂考	
第十七卷	文学类（1）	水浒传原本/考订（上册）
第十八卷	文学类（2）	水浒传原本/考订（下册）
第十九卷	文学类（3）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四季诗 其他文学著作及文论
第二十卷	生涯回忆	生涯六记 杂忆文章
	师友回忆	胡 适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 胡适琐记补 胡适考证方法研究 胡适未刊文辑录 其他师友
第二十一卷	书 信	
第二十二卷	杂 著	散篇论述 序跋文存 题词选录
	附 编	罗尔纲先生生平年表 罗尔纲先生著作目录 罗尔纲先生论文目录

太平天国史类（2）

太平天国史事考

目 录

自 序.....	5
金田起义考.....	9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28
洪大全考.....	59
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	138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178
太平天国的妇女.....	237
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史问题.....	256
洪大全考补.....	270
重印题记.....	277
三版后记.....	279

自序

这本集子是我写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二集》，因为里面都是史事的考证，所以叫做《太平天国史事考》。

这本集子共收《金田起义考》、《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洪大全考》（含《洪大全考补》）、《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太平天国的妇女》、《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史问题》七篇论文。其中《洪大全考》一篇，虽属于订谬的问题，但我们是把这个问题作为有关太平天国的重大史事提出来进行考证的，所以放在这一集内；另一个原因是本集内《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可以说是把有关洪大全的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读者必须先读了它，然后再读《洪大全考》，因此，《洪大全考》也就必须收在这一集内。

对史事考证的目的，是要解决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撰述历史做准备工作。科学的考证工作，是一种属于技术性质的工作，它的任务很简单，以史事的考证来说吧，它只考证某一件史事的真或假，有或无。关于对史事的分析、批判，那是撰述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在它的范围之内。

考证工作的任务虽然简单，但对考证太平天国史事却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为太平天国本身的记载几乎被毁灭净尽了，能够供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实在太少了，有些问题还完全没有材料可据，所以就不能不利用“满清”方面的材料和当时外国侵略者的材料来解决问题。但是，那些材料不仅是处处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诬蔑革命、歪曲事实、掩蔽真相，我们在利用的时候，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而尤其困难的是就连这些反革命方面的材料对每一件史事的考证说来也还是十分残缺的，有些地

方又是各逞诬蔑、异说纷歧的。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这些材料，我们要从这些材料中去进行考证错综复杂的史事，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而在本集所考证的问题，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问题，洪大全问题，天朝田亩制度实施问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又都是太平天国史上异说最多、争论最久的大问题，我们要根据哪些材料进行考证，以求正确的结论，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我在第一集的自序里说过，我做考证用的方法，是乾、嘉学派用的考据方法。乾、嘉学派用的考据方法，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的综合。在狭隘的范围里，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还可以应付的；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这一种考据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乾、嘉学派的学者们，在当时“满清”皇朝大兴文字狱诛杀汉族知识分子的压迫下，他们逃避现实，利用这一种局限性和片面性的研究方法，定出严格的法则，躲到象牙塔去，从事他们的考据工作。章炳麟论他们的法则说：“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①这就是说，他们不许越过法则说半句话，规定要局限于一定的界限，不许越出界限之外；如果越出界限说话，就犯了他们治学的法则，就不能成为考据家。章炳麟的话，明确地说出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法则。因此，这一种考据方法，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它就变成偏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的互相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与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当然，乾、嘉学派这一种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治学方法我们是要批判的，他们“为考据而考据”的逃避现实的治学态度也是要批判的。不过，他们虽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树木说成高楼大厦，或者说成海市蜃楼，乱说一场，他们却站在他们一定的界限里面，老老实实在地说明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树木，他们就把那一种树木告人。今天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

① 见《太炎文录》卷一《说林》下。

的工作者，正可以利用他们研究的初步成绩，从一棵棵孤立的树木，联系地、全面地去看森林的全貌。

我自己就是应用这一种考据方法来鉴定太平天国史料，来考证太平天国的史事的，所以就深感到在鉴定太平天国史料和简单的史事上还可以应付，但遇到了上面说的那几个问题便感到困难了，因为我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不能遵守乾、嘉学派的严格法则，我已经越过局限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进行解释了。

这说明了 my 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说明了就是简单的考据工作也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才能解决问题。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今天有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一种工作了。当然，自从解放后五年以来，经过了种种的运动，受了党的伟大的教育，在活生生的教育下面，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工作，从思想、感情以至问题的看法上都起了基本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我今天还才开始，还未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我今天要越过以前所用的考据方法的局限，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进行分析，以寻求结论，那就很难免于错误。在这一个集子里，一定会有错误的看法和错误的结论。

但是，这几个太平天国史上的大问题，从预备要写各级太平天国读物的工作者起，以至于大学、中学的历史教师，预备编太平天国话剧、电影的工作者，四年来在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扬州、杭州等地参观太平天国史展览的许多观众，都希望及早解决。作为蒐集、整理和鉴定太平天国史料工作者的我，觉得对这几个问题的试探，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因此，我才毅然把这一本集子付印。不过，我仍得声明：我这一次的付印，还不敢说到以初步的意见而付印，我只能够说是以对每一个问题汇集了我所能够蒐集到的、经过我整理和鉴定并且排比起来材料而付印，以供读者研究这几个问题的参考罢了。

我在热烈地诚恳地等待读者的批评。我深深感到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必须展开争论，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在历史研究工作上，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提出了四十二年之久还未得彻底解决的太平天国天历与夏历、阳历对照问题，直到今年7月底一位审读我的《太平天国史稿》的同志，批评了我的不正确的推论，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我根据他的意见去追

8 罗尔纲全集第二卷 · 太平天国史类（2）

考，才考清楚了天历的礼拜是守《旧约》上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礼拜的制度，与阳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历的礼拜就比阳历的礼拜早一天，天历的礼拜、干支也比夏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从而可知天历礼拜、干支比夏历、阳历早一天，是在开始颁行天历时就如此的。这一个经过了四十二年之久的争论，是由于得到批评然后才解决的。这一件事，就深切地教育了我。过去我们对人家的错误不敢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不勇于检讨，这都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都是学术进步的大障碍。因此，我恳切地请求读者把我这一本集子作为批评的对象，以便在读者批评之下，使这几个有关太平天国史上的大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1954年11月27日罗尔纲谨志

金田起义考

一 起义日期

金田起义日期是太平天国初期史上一个异说纷歧的问题。自天国刻书所载，以至天国人物的撰述，与中外史籍所记，就我所见计共有十种不同的说法：

一、《忠王李秀成自传》说在清道光三十年夏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会同日起义（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王定安《湘军记》及《光绪浔州府志》也说在这年六月，当是据自《忠王自传》）。

二、《遵王赖文光自传》说在道光三十年秋。

三、江忠源辛亥十一月十四日《致彭晓杭书》^①说在道光三十年八月。

四、陈徽言《武昌纪事》说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

五、密迪乐（Meadows）《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说约在1850年10月上旬。

六、太平天国颁行的《天情道理书》有“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的话。

七、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张德坚《贼情汇纂》都说在道光三十年十月。

八、王韬手钞本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① 见《江忠源遗集》卷一。

8 罗尔纲全集第二卷 · 太平天国史类 (2)

考，才考清楚了天历的礼拜是守《旧约》上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礼拜的制度，与阳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历的礼拜就比阳历的礼拜早一天，天历的礼拜、干支也比夏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从而可知天历礼拜、干支比夏历、阳历早一天，是在开始颁行天历时就如此的。这一个经过了四十二年之久的争论，是由于得到批评然后才解决的。这一件事，就深切地教育了我。过去我们对人家的错误不敢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不勇于检讨，这都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都是学术进步的大障碍。因此，我恳切地请求读者把我这一本集子作为批评的对象，以便在读者批评之下，使这几个有关太平天国史上的大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1954年11月27日罗尔纲谨志

《忠王李秀成自传》所说与金田、花洲、陆川、博白同日起事的白沙。这一条记载，从前未注意，那天看了，却叫我忽然省悟，我想梁立泰既为白沙人，他在白沙挈家去金田会合，应有几天的行程，而他在金田入营之时已经是七月，则洪秀全通令金田、白沙各地拜上帝会总动员之日必在此时以前，这一条记载，不是正可以给《李秀成自传》六月起义之说作佐证吗？我再将《遵王赖文光自传》、《天情道理书》、《干王洪仁玕自传》以及各种文献所载当时事变来与梁立泰家册，《忠王李秀成自传》互相参订，于是我便得到了一个可以沟通天国官书与天国人物记载的解释：太平天国革命总动员各地拜上帝会员的日子，大约是道光三十年六月，但这是总动员的日子，而不是起义的日子。自六月总动员之后，各地会员团集的日子有先后，所以白沙人梁立泰七月到金田入营，遵王赖文光大约也不是金田人，到金田入营时已是秋天了，所以他才有“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秋倡义金田”的话。到了十月初一日，各地会员大部分陆续都到金田集中了，于是遂有团营之举，故《天情道理书》说：“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就是这个缘故。这时候，金田虽已团营，但还没有正式起义。正在部署间，而洪秀全被困在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乃率众往援，在思旺墟打破清军，迎洪秀全归，清军来追，复战于金田，大破清军。到了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①，就在这一天在金田起义，所以《干王洪仁玕自传》说：“时天王在花洲胡以晄家驻蹕，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于是我便根据了我的新认识，在1937年初夏撰成了《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一书。

不过，我认为我的解释，虽然是融会贯通了天国各种记载推断得来的，但仍应视为待证的假设，还要证据为之证明。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其关键有两点：第一，当时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地拜上帝会是否如《忠王李秀成自传》所说在道光三十年六月“同日起义”？第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是否确如《干王洪仁玕自传》所说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如果第一点我们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便可以推翻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六月起义之说了。如果第二点我们再得到正面的答案，便可以证

① 洪秀全生于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14年1月1日。详见拙著《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

九、白伦(Brine)《中国太平叛党志》(*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说约在1850年11月、12月或1851年1月上旬。

十、《干王洪仁玕自传》说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在金田起义。

这十种说法,第六种《天情道理书》是天国刻书,第一、第二、第十三种是太平天国人物自传,第三、第七两种是当时在广西军前的“满清”官员的记载,第四、第八两种是当时人记载太平天国史事有名的记载,第五、第九两种是西文记载太平天国史的著作,而各书说法不同如此,我们且撇开当时中西记载不论,即天国刻书与其领导人物的自叙亦复如此歧异,究竟是他们的错误呢?还是我们治史的人寻不出当时事变发展的线索以致不得其解呢?

在1935年以前,《天情道理书》和《干王洪仁玕自传》两种尚未发现,那时候我只看见八种说法,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我也还不曾得看见,所以那时候我写《太平天国史纲》,对这个问题看法,以为李秀成未参加金田起义,他到太平军攻永安州路经他的家乡时,才以伍卒参军,他不是当事人,其说不应贸然置信。遵王赖文光自述随天王在金田起义,他是个当事人,其说应该相信了,但我认为今所见的《遵王赖文光自传》,乃传钞之本,或许不免有讹误。而其他诸说,也不曾举出什么坚强的证据。独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自述曾得见太平天国史书,其书中在《天王洪秀全传》、《东王杨秀清传》两处同说金田起义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我以为谢介鹤既得见天国史书,此处日期当系据自所见史书,我比较诸说,认为谢说较可信,所以便从了谢介鹤之说。这是我最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到1937年春,我写《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时,《天情道理书》、《干王洪仁玕自传》都发现了,于是金田起义日期八种不同的说法便成为十种不同的说法了。因为新史料的发现,使我对以前的看法起了疑问。有一天,我细读张德坚《贼情汇纂》至卷四伪家册式后二军军帅梁立泰下注道:

年三十四岁,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

案这里说的庚戌年七月,即道光三十年七月,梁立泰是桂平县白沙墟人,即

这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才在金田宣布起义，当时他没有去参加，所以他后来撰自传时便误会以为他得到总动员命令之日，就是金田起义的日子，并且因为总动员是同时向各地发动的，他又致误会以为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忠王自传》虽有此误，但他却给我们记下了极重要的史迹，使我们知道金田起义前，在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就发布了总动员各地会员的命令，叫他们都到金田集中去。由于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我们便可以确切的断定道光三十年六月乃是拜上帝会通令会员动员的日子，而不是金田起义的日子。

关于第二点考证，我们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这条证据正是开创太平天国的大领袖洪秀全自己说的话。洪秀全在《天父诗》里有一首给他的后妃的诗道：

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

案“天父天兄开基日”，就是说太平天国的起义日，因为太平天国宗教的说法，以为太平天国的建立是奉天父天兄的意旨开创的，所以就叫做“天父天兄开基日”。又“夫主”，是洪秀全对后妃的自称。现在，我们来读洪秀全这首诗，他问他的后妃说：人间最好是那一天呢？他自己回答说：最好就是我今年生日这一天，这一天是天父天兄带我来开创太平天国，从此人间得见太平天日。我们看洪秀全的话说得何等的清楚，他分明给我们说出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他生日那一天，乃是太平天国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的日子，他的话不是正跟《干王洪仁玕自传》所说在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的话完全相合吗！同时，我们又可以在太平天国的勋位制度上举出一条重要的证据，《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官勋阶”条功勋加一等下注说：

凡在金田与祝洪逆生日者，无论伪职大小，悉加“功勋加一等”五字。

洪秀全在金田过生日，在永安也过生日，到天京同样也过生日，何以独是